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。 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203 期 | 2018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五 主编:龚建星 责编:龚建星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gjx@xmwb.com.cn

接过『拂晓』旗帜 继承先辈精神

——走近『上海拂晓剧团』

文/李定国

老来伴

由一批新四军后代组建的“上海拂晓剧团”，是活跃在沪上的一支文艺轻骑队。组团七年来，剧团团员们秉承当年新四军“拂晓剧团”的革命传统，排演了许多给人力量、令人奋进的节目。该剧团参加各类公益活动近三百场。无论严冬酷暑，还是刮风下雨，这群平均年龄已过 65 岁的老人，在社区军营和工厂农庄的简陋舞台上，都曾留下过令人难忘的身影和催人泪下的歌声……

重组“拂晓”传承精神

自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立后，许多健在的新四军老同志及其后辈们，就经常会聚集在一起，回忆、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。其中四师的一些老人常常谈到他们当年能在抗战中制胜的三大法宝——组建骑兵团、创办拂晓报和创建拂晓剧团。

有一次，几位“拂晓剧团”的老团员讲述了该团当年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遭遇残酷的战争中，冒着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，用文艺演出的形式在各种场合，宣传抗日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，激励无数军民奋勇杀敌的可歌可泣往事。无疑，“拂晓剧团”为抗战的胜利，是作出过特殊贡献的。许多在场的四师后辈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萌生了重组“上海拂晓剧团”的念头，来为今天的祖国和人民歌唱。因为当年“拂晓剧团”是由四师师长彭雪枫亲手创建的，所以他的侄女彭华，理所当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的组团牵头人。

热心干练的彭华，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，后来被派往香港工作时，又经常与内地赴港演出的文艺团体打交道。对于组团、排演等诸类事务，她驾轻就熟。但重任在肩的彭华，一刻也不敢懈怠，旋即就全身心地进入工作状态——找寻排练场地、请辅导老师、选歌写谱、自掏腰包购买必备的服装道具等。彭华事无巨细、亲力亲为，一切工作进展顺利。

剧团成员像滚雪球似的，从最初的十几位发起人发展到近四十位。原本这些团员的演唱水准参差不齐，在专业声乐老师的指导下，团员们刻苦练唱，互相帮助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进步神速，如今的演唱已令人刮目相看了。而演唱的曲目，也从当年新四军和“拂晓剧团”创作的一些老歌开始积累，到如今已形成《新四军诗与歌》《延安精神的光芒》《我爱中国》《宣传队与播种机》及《抗战电影歌曲歌唱》等五大演出板块，能根据不同场合和受众的审美需求，为他们服务。此外，他们还排练了《红军鞋》《天下乡亲》等一批情景剧。但凡观赏过“上海拂晓剧团”演出的观众，都会为之动容，甚至潸然泪下，难以忘怀。因为这批流淌着革命先辈热血、传承着红色基因的老人，是用心灵在歌唱！

寻根之路 荡涤灵魂

为了继承、发扬新四军“拂晓剧团”的传统和精神，“上海拂晓剧团”从成立后的翌年，就开始踏上寻根之路，六年来从不间断，先后到过河南、安徽、湖北、江西、福建、山东和江苏等地，寻访了新四军“拂晓剧团”的诞生地河南确山竹沟等当年他们战斗、工作过的山山水水。经过许多次的寻根学习活动，团员们既陶冶了革命情操，也提升了思想境界，更荡涤了自己的灵魂。

河南镇平是一代名将彭雪枫的诞生地，那里有彭将军的故居、陵园和纪念馆。当地的百姓非常尊崇彭雪枫将军，并以他自豪。

在彭雪枫将军殉国 70 周年之际，“上海拂晓剧团”前往镇平瞻仰、演出。此行，大伙一起出钱买了一批书籍、书包、文具和几台电脑，送给当地的小学；还在彭雪枫将军的陵园旁，植下了一片拂晓林；同时还承诺：以后还会经常来此添种新的树苗。

在参观彭雪枫故居和纪念馆时，团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。他们看到许多珍贵的实物，其中最醒目的是一些信件。在纪念馆讲解员的详细介绍下，知道了彭雪枫将军在创办“拂晓剧团”时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往事（本版中的黑白照片里，后排右一的彭雪枫将军和后排左一的张震将军与“拂晓剧团”部分团员合影），并对彭雪枫将军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彭雪枫将军在长征途中，屡建奇功。他挺进豫皖苏，用三大法宝建立抗日根据地。他又扬鞭东指，经略中原。他身先士卒，最终以 37 岁的英年，为国殉难。此外，他还笔耕不辍，为我党我军的军事理论发展，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。

“上海拂晓剧团”来到镇平的第二天，就在彭雪枫将军陵园前的一块空地上，为当地的乡亲们演出。

这天，天公不作美，在彭雪枫将军的儿子彭小枫上将为其父殉国七十周年活动致辞后，演出开始，不久，天空就飘起了细雨，而且雨越下越密，根本没有停歇的迹象。但大雨挡不住乡亲们的热情，演出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，连附近房屋的顶上和一些大树上也挤满了观众。身穿新四军服装的演员们，满怀深情地唱了一曲又一曲当年的老歌，仍欲罢不能。现场所有的人，似乎都置身于当年的峥嵘岁月，完全不顾头顶上正下着密集的细雨。许多老人热泪盈眶地对演员们说：“好久没看到这么感人的演出了，你们就像当年的新四军。”

81 岁高龄的夏克强，是著名电影艺术家夏天的亲弟弟，也是“上海拂晓剧团”最年长的成员。他离休前，是中福会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的专业话剧演员。夏克强的父母，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士。在战争年代，他多次被寄养在当地的老乡家里。抗战胜利前夕，他才八九岁。有一次父亲的部队反扫荡，他只能被暂寄在一户大嫂家，但这户农家十分贫困，房屋四壁透风，全家只有一条薄得可怜的棉花胎。这位大嫂也有两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孩。每当晚上寒风凛冽时，这位大嫂就把三个孩子都紧紧地罩在这条棉花胎里；同时，这位大嫂的双手还把夏克强紧紧地抱在怀里，用自己的体温暖和他。这样的场景，夏克强至今记忆犹新。因此，这么多年来，夏克强一直在寻找曾养育、保护他的恩人们。

三年前，“上海拂晓剧团”去江苏泗洪寻根，他也随团同行，同时想了却自己的心愿。

这天，夏克强一到泗洪，就叫了一辆出租车，按照几经周折才觅得的寻访地址寻找，但仍无果。无奈，他只能来到当地朱家岗烈士陵园，老泪纵横地磕了三个头，长时间跪地不起……

江西的上饶集中营，是当年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后关押新四军被俘人员的地方。“上海拂晓剧团”在寻访新四军总部的途中，专程去参观了上饶集中营。在那里，他们与一群生活在广州的原上饶集中营被俘官兵的后人们不期而遇。因为身上都流淌着同样的热血，大家相谈甚欢。“上海拂晓剧团”得知他们正在策划一场由当年上饶集中营被俘人员创作的“囚歌”音乐会——《生命之歌》时，非常感动，表示将全力无偿地参演。这场激动人心的音乐会，去年底在贺绿汀音乐厅成功上演，社会反响强烈。

两代“拂晓”初心不忘

“上海拂晓剧团”的陈淮春和他的母亲高晓宇、姨妈高晓寰，是前后两代“拂晓”人。陈淮春的舅舅高啸平，是个热血青年，为了抗日，他放弃了学业和优越的生活，只身前往延安投身革命。几年后，他被派回家乡担任县委书记。为了不使家人受到日寇和敌伪的迫害和追杀，他把两个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妹妹带到新四军，参加“拂晓剧团”，她们也是该团最初的女演员。可以说，陈淮春是从小听母亲唱着《新四军歌曲》长大的。1969 年，他参军入伍，母亲唱着《新四军军歌》为他送行。如今，他最爱唱的也是这首歌。

原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的小女儿曹莉莉，是“上海拂晓剧团”的业务骨干。她学生时代学过美声唱法，因为父亲在“文革”中遭受迫害，故与部队文工团失之交臂。如今她退休了，参加“上海拂晓剧团”的活动是她最期盼的。曹莉莉说：我每次唱起《天下乡亲》这首歌，总止不住热泪滚滚，因为歌声里，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当年在淮海战役中领导支前的身影……

诚然，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，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铺就和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的，永远不能忘却。